



人生感觸  
童心

## 青春交響

上星期，帶幾名學生去北京開展研學活動，聽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的朋友說，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當天在國家大劇院有演出，我當即決定帶學生們去看一看。我問他們，白天去了故宮、天壇和景山公園，已經很累，晚上再去國家大劇院，想不想？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想！」漢華中學的盧謙謙告訴我，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是以香港為「家」的樂團，很多愛好樂器的香港青年以能加入它為榮。

當晚7時30分，音樂會在《波吉與貝絲》組曲中拉開帷幕。伯恩斯坦的《西區故事》交響舞曲、雷斯畢基的《羅馬的松樹》，以及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一曲曲大氣磅礴、富有民族風情的浪漫交響，讓孩子們沉浸在藝術的海洋。英華書院的梁均溢是個熱愛藝術的中二生，他一邊欣賞，一邊在小本子上有心地記下感受：「長笛和圓號結合，模仿清晨的鳥鳴」、「大提琴在最右，之後依次是中提琴、小提琴」……合上本子，他感慨地說：「在國家大劇院，看到香港的同齡人，把優秀的藝術帶到祖國首都來，真是一種特別的體驗。我也是香港的學生，我在想，自己應該更努力，下次也帶點『優秀的東西』來北京！」

聽了孩子們的這些心裏話，我的心像是吃了蜜一樣甜。帶香港的孩子們看祖國，到內地研學，如果能讓他們在不同的領域都有所觸動，激發他們的進取心，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這一場交響樂，不僅僅是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演奏，更是孩子們在觀看和思索之後，持久地迴盪在心中的青春交響。



◆香港師生在國家大劇院欣賞演出時合影，左一為英華書院中二生梁均溢。 作者供圖



心窩常開  
潘金英

## 杜國威的「兩支筆」

我在今年書展出席了一場精彩的劇藝沙龍，由盧偉力主持，訪談著名編劇杜國威(杜Sir)。

杜Sir近年專注水墨畫創作，他說自己青少年時曾熱愛習畫，現既退下火線，決意放下寫舞台及電影劇本之筆，重拾初心，動筆專心寫水墨畫。

杜Sir才藝多，少時已被讚賞為播音神童，他執教可立中學時已和舞台結緣，常為社區劇團編劇，譽滿校際。我很喜歡他的劇作《南海十三郎》《Miss杜小姐》《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愛情觀自在》等，看其劇令人內心共鳴又感動！

盧偉力問杜Sir，現想要征服哪個山頭？

談笑風生的杜國威回應：哪裏會征服？我最懦弱，最想馴服(全場大笑……)，平生已寫了過百劇本，老來想試下追未完的夢，哪會征服什麼呀？

杜Sir說，寫劇本之筆，與寫水墨畫之筆，完全是兩碼事。

閱讀是作家創作靈感之來源，杜國威創作力旺盛，究竟看什麼書呢？盧偉力問他少年成長期，是看什麼書長大的呢？家中有什麼書？

杜國威竟答：冇，冇書！我有青少年期就成長了……

這真讓人意外和詫異！原來杜國威家中有兒童書，但他兄姐們會租些梁羽生、金庸小說看，所以他小時候已是金庸迷，字不識多看不明有問題，他眼內俠仗江湖是另一個世界！

他雖不大懂得小說當中很多內容，但書中時代、人物、歷史、愛情、俠義、生死歷練、人性善惡，於他這個懂懂少年而言，如幻似真好吸引，令他充滿想像，光是讀武俠小說內之男女過招已迷死人了。

金庸作品最令他深刻難忘的，是看不清人物的人性，似善卻奸，似愚蠢卻睿智，似精明卻太計較，角色有笑面虎，面慈蛇心假道士，陰險傷人不見血、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偽君子，太複雜善變了。

畫虎畫皮難畫骨，畫人最難，人心隔肚皮呀！杜Sir小時間讀已受啟蒙，令他對人特別敏感有興趣。他寫劇本多從小人物出發，謙稱不懂政治、商業，無經歷大時代之戰亂、走難，杜Sir慣用感性角度看世間事物，難怪他寫人寫得這般好，令人深受感動！

他在現場勉勵觀眾：大家勿懼怕失敗，嘗試做自己喜歡的事，我今近黃昏，主打寫畫！

我心想，專注鍾情創作的杜國威，必定在畫壇再放異彩！



◆筆者與杜國威(中)及盧偉力於講座現場。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保護祖國的幼苗

中國健兒在巴黎奧運為國爭光，舉世炎黃子孫與有榮焉。但是對於主辦國來說，則是極糟糕一場災難！

中美金牌數相同，銀牌則中國勝後而屈居次席。美國既得險勝，便遵守歷屆先金後銀再銅的算法；不必如2008年北京奧運那樣，美國輸了金牌數便竄改獎牌榜，算總數而不論金銀銅，以盜取榜首。中國參加奧運還有「中國香港」和「中國台北」兩個獨立「戶口」，加起來已經超美。

香港傳媒向來都不重視中國體育消息，今回奧運因為一眾國手戮力以赴，創造出輝煌成績，香港同胞才得以乘機重溫中國健兒過去怎樣被美歐霸權無理而非法地打壓。

過去的已過去，下一屆2028年奧運在美國洛杉磯舉行，該國政棍恐怕會更肆無忌憚地干預正常比賽，這個倒是不可不防！台灣那邊幾位支持祖國和平統一的政治觀察家(Observer，今時也有稱為「名嘴」)特別強調下屆要好好保護我國運動員的人身安全！這可不是杞人憂天！今回法國主辦方處事無能、管理不善，國乒主力之一王楚欽的球拍被人乘亂毀壞，他本人甚至被一名瑞典女記者惡意撞個滿懷！如果此姝是身

懷利器的恐怖分子，王楚欽或會嚴重受傷呢！幾位名嘴選點名要特別保護國家泳隊主將潘展樂！這屆美歐政客和傳媒連番惡意毀謗中國健兒違規濫藥，而潘展樂在頻繁檢測的騷擾之下，仍以實力完全壓倒美歐白種人對手，推翻了他們認定中國人(連同所有黃種人)游泳能力不可能與白種人等量齊觀的謬論。美歐政客和體育組織或許沒有膽量直接動手傷害小潘，但是他們的國民長期受到「洗腦」，錯誤地認定中國人違規濫藥奪走他們應得的獎牌，那麼偶然出一兩個偏激的年輕人，用非常手段「報復」我們的國手，已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例如「中國蝶后」張雨霏在競爭激烈的比賽中拿到其中一面銅牌，現在已無法證明她如果沒有受過頻的藥檢打擾能否問鼎金牌，那位得第4名的歐洲女孩竟然哭訴張雨霏搶走了她「應得」的銅牌。

4年之後，中國奧運代表團除了自備飲食和比賽期間所有必需物資以防插蠟嫁禍陷害之外，還要有隨隊保安、保鏢、醫護和化驗人員，再加高級外交人員24小時候命，以防主辦方和美國政府濫權留難我國運動員。

安全第一，比賽第二！金牌國手也是祖國的幼苗呀！

「巴黎奧運有感」之一



百家廊  
葉劍秀

## 野菊花

入8月，秋往深處走。家鄉盛開黃菊，漫山遍野的野菊花，一簇簇、一片片，綻放着燦亮的金黃，開得熱烈從容、簡約拙美。

野菊花在微涼的季節開放，足見它的個性和睿智。春與夏的繁華過後，它恍似一個深情而內斂的人，選擇這麼一個時節，把其成熟沉穩、莊重含蓄的風采，以完美嫵媚的姿態展現出來，成為百花凋落，萬木蕭條中擊起的引領旗幟。

我總覺得，野菊花是帶着理想和嚮往開放的。它性情倔強樂觀，在短暫的生命行程裏，追求與奉獻的願望極其明確。或許，野菊花自知出身貧瘠山野，身世卑微，沒有絲毫炫耀的資本，就以自己博大的情懷面對這個世界。廣袤的原野上，天空蔚藍、風清氣爽，秋風起舞時，野菊花昂首挺立、恣肆灑脫，明亮耀眼的金黃鋪就一地的安詳。

野菊花在秋色裏搖曳生姿，生動明麗，令人癡情迷戀，流連忘返。金色燦黃，明志喻財，它把賞菊者之心，把握得通透，有幾人能耐得了那迷人的誘惑。

野菊花是在不經意間悄然綻放的，三五日就把一座荒山點綴。一朵朵微小金黃的花瓣，散發着清幽

的淺香，清麗了山野的落寞，彷彿日趨凋零的草木也沸騰起來。秋陽正好，賞菊是固有的傳統習俗。心有情調的人來了，三三兩兩，成群結隊，滿山歡愉，即興賦詩一首，輕吟詠誦一曲典章，或搖頭晃腦、或仰天閉目，那模樣有幾分滑稽和浪漫。虔誠的人帶着深藏的心事也來了，擇一處清靜，擷一朵野菊，俯臥草地，深吻花香，拿自己和野菊相比，彷彿一下子把心燈點亮，似乎前行的路上就有了自信和希望。

其實，野菊花對自我的認知有着清醒的意識。生命短暫，時光易逝，僅憑弱小微亮的光芒，終究難以抵達執着追尋的高度。若思達到與自然和完美的完美契合，需要深度修行，心有大胸懷，意存在境界，野而不俗，典而有範。

不知是蹉跎歲月的浸潤，或是滄桑光陰的淬煉，或是上天的賜予，終歸是成就了野菊花的濟世本領。明代賈所學撰寫的《藥品化義》中載：甘菊，如黃色者，其味苦重，清香氣散，主清肺火。根據中醫的傳統經驗，黃菊花多用於散風清熱，不但有清香之氣，使人神怡，可緩解兩眼昏糊、頭暈、頭痛等症，具有清熱、解毒、平肝、明目等功效。

人們想到了製作菊花茶。

菊花茶是清熱解毒的上等好茶，能治療喉嚨發炎、還有口腔潰瘍。它還能清肝明目，有效地消退眼睛疲勞。黃菊花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菊花枕了。盛譽唐宋時期的「菊枕」，是用曬乾的野菊花做枕芯，有清頭目、祛邪穢的妙益。倚着這樣的枕頭讀書、與朋友閒談，是很清雅的享受。枕一囊菊花入眠，驅離噩夢，香夢入懷，自然神清氣爽。菊芯作枕，不僅給生活增添詩意，也有保健養生的意義。於是，今人追着古人的腳步來了。山野的角角落落，遊動着興趣盎然的人群，胳膊上掛着五顏六色的袋子，俯身弓背，目不暇接，伸出去的手是停不下來的，嘴也忙，不停地驚嘆或呼朋喚友，偶爾還能聽到溫婉的歌謠漫過山野。

9月菊黃，山野裏充滿靈動和情趣。每一個採摘動作的收放，都是一次疼痛的斷響，嘎巴、嘎巴，顛顛與身體的分離，滿足了很多人的慾望，也終結了一個生命的延續。這一切彷彿是在不在意中進行，悲與喜也就是瞬間的降臨。世人盛讚梅蘭竹菊的君子風範，原本來自至臻高尚的審美。讀懂了野菊花，就讀懂了生命的真諦，人生便有了活着的方向。



筆抽乾坤  
余似心

## 運動與看病的抉擇

奧運掀起一股運動熱潮，希望這非一時的時尚，而真正能帶動運動成風，令人人都動起來，個個精力充沛，健健康康。

我這個心動而身體不願動的人，最近去教授醫生的診所覆診，醫生就語重心長地勸我多做運動。

「有做運動嗎？」他認真地問我。

「沒有，太忙。」我靦腆地找藉口。

「我父母一個80多歲，一個90多歲，我請了兩個工人照顧他們，加上我每日探望，為他們看症。但我想自己將來可能不會像他們般好運，所以堅持現在就照顧好身體，免晚年後悔。」「我每天游泳，每次60個池。」50多歲的醫生說。

他問我：「妳想將來老了不能自理嗎？妳想大小二便都要家人幫忙嗎？妳想穿紙尿片嗎？」

在我聽來字字鏗鏘，句句重槌。我當然頻頻搖頭，像個犯了錯的小孩，內心有愧。「那就做運動吧！」

「是！」

「醫生也不願看到病人來找自己的。」這一覆診是教育課，無藥無針但很入心。的確，想到自己晚年若大小二便也要子女照顧，也是萬個不願意的，要避免負累下一代就得在自己還健康之時好好保養身體。

沒時間只是懶惰的藉口吧，我之後和自己內心對話：其實沒有任何工作或事務較健康重要，就算賺得了金錢，失去了健康，同樣享受不了金錢換來的快樂。

看奧運項目之多，就發覺原來運動可以有這麼多選擇。我再翻看最近一期的工聯會秋季課程資訊，發覺同一類運動項目的課程都可以有這麼多，如跳舞班或水上活動，就有幾十種，看來總有一款適合自己的。

運動與看病之間，我總要聰明地選取一項，幼兒期已戒掉尿片的，誰願意老年又穿上，可以避免的就是及早鍛煉好身體，為自己負責。



◆風帆運動能令人心曠神怡。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當眾求婚的冷思考

恰逢七夕之時，巴黎奧組委主席埃斯坦蓋在閉幕式上公布了一個「彩蛋」：原來巴黎還有一項隱藏版世界紀錄——榮膺「求婚最多」的一屆奧運會。在滿屏的正面報道中，小狸卻陷入思考，2024年了，「當眾求愛/求婚」這種事，到底是不是「浪漫」呢？

先拋開奧運不說，現實生活中，真的有好多人喜歡「當眾表白」啊。這個「眾」，可以是演唱會明星幫忙安排的「求婚環節」，可以是足球賽大屏幕的走馬燈，可以是埃菲爾鐵塔下的突然跪地，也可以是宿舍樓下擺成「I love you」的蠟燭陣和999朵玫瑰花。除此之外，還可以是三五熟人、七八好友、或者父母親戚在旁。總之，除了當事者，還有第三方。而「不接受、答不答應」自此不再僅僅涉及「喜不喜歡、愛不愛和願不願意」，而要多加一份公眾的情緒和期許。

而「求愛/婚」一旦涉及「公開」，動機便會變得不單純起來——不管是有意的還是潛意識的。原本的「我想告訴你，我喜歡你」，一下子變成「通過公眾壓力施行道德綁架，從而滿足自尊心和虛榮心」；原本的「我愛你希望能和你長久在一起」，一下子變成「ta是我的，我對ta有所有權」。「求愛/婚」是表達情感，而「公開」則是為了佔有和控制。「求愛/婚」是「為了ta」，而「公開」則是「為了我」。

至於被求愛者一方，當然有些人會覺得浪漫從而很享受，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會尷尬得「腳趾掘出兩室一廳」；還有人即便原本對對方有好感，但反感甚至驚恐於這種綁架和控制，從而「還是拉倒吧」；而不管是什麼人，在眾目睽睽下、在萬眾期

許下，原本的思維都會被衝擊和混淆，腦子很難不迷糊，嚴重影響選擇和應對。順便說一句，圍觀群眾看熱鬧不嫌事大，看見有人跪地求婚就要麼感動要麼起哄。但可曾想到，被求婚者如果原本不愛對方，卻迫於你們齊聲劃一地「嫁給ta嫁給ta」的口號而含淚屈從，回家冷靜後悔婚，或者爭吵一年後再離婚，其中受到的諸多創傷，可與你們無關？

不僅如此，本次奧運，有雙人項目運動員奪冠後，其中一人當場被男友求婚，進而登上热搜，全球皆知。除了前述的常規問題外，這個事件其實有更深一層的不妥。

兩位運動員，流汗流淚拼搏十幾年，終於一朝登頂。這一刻，是他們所有努力被證明的一刻，是夢想實現的一刻，是人生價值得以體現的一刻，也很可能是他們職業生涯，乃至人生的最高光一刻。而就在這個關鍵節點，一個第三者突然跳出來求婚，不僅擠進了高光時刻，甚至輕鬆搶走了所有風頭，更把冠軍光芒、國家榮耀以及人類體育精神等所有原本宏偉的情感偷換成了個人家事。尤其是另一位沒被求婚的運動員，被剝奪得更徹底，他的公平在哪裏？英語中有個短語叫「Steal Someone's Thunder」，直譯為「偷走別人的雷聲」，意思是竊取別人的榮耀。如今這位未婚夫被稱為「史上首位通過求婚獲得奧運冠軍的人」，不僅讓人感慨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都頗有些奧妙。

至少在小狸個人看來，當眾求愛/婚這事，與其說是浪漫，不如說是打劫。而如果不是要在重要節點來個「雙喜臨門」，也請至少是在自己的高光時刻加入別人，而不是去偷走別人的美好回憶。正所謂盜亦有道。



信而有征  
劉征

## 一家川菜

周末去吃了一家川菜，叫做「在下蘇小小」。後來查了一下，說是幾個年輕人在吃了很多川菜以後自創的。主打是水煮魚。川菜館鮮有不做水煮魚的，好像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誰做不好水煮魚，就不好意思叫做正宗的川菜。這道理有些像考驗刀工，能切好土豆絲才算出師。一道最簡單的土豆絲，要求切得既細又均勻，而且速度還得快。

不過我印象裏最厲害的刀工是文思豆腐。這是一道淮揚菜，是揚州天寧寺一位名叫「文思」的和尚所創。現在有時候取其形，也叫雲絲。說的是把豆腐切成很細的絲，往水裏一放，豆腐便瞬間散開，好似雲霞般變幻莫測，遂得其名。

清末學者俞樾曾在《茶香室叢鈔》當中記載：「文思字熙甫，工詩，又善為豆腐羹甜漿粥。至今效其法者，謂之文思豆腐。」要說口味，自然就很綿密舒爽，軟軟的豆腐絲輔以金針菇、木耳、勾芡之後就成了這道菜。

我吃的這家川菜沒有這種令人驚艷的感覺。肉是很嫩的，但說不上令人眼前

之一亮。之所以要提到它，在於它的裝修。我吃的這家位於武漢的武商夢時代，這是一間很大的商場。照理說，商場裏的店鋪雖多，裝修不知何故都很千篇一律。儘管表面看上去不相同，細看又差不多。這家店卻有些不一樣。它的設計像一個光影構造的叢林。在牆壁和座椅底下都有燈帶，尤其是牆上那個影壁，用燈印着竹子的樣子，影影綽綽的。桌子也做成樹樁樣式。

況且，它的口味竟也與店鋪裝修風格相同。它做蓉派川菜。在它這道水煮魚當中，雖有花椒辣子，但花椒大半是青花椒，富有花果香，後味清甜。不像紅花椒，更適合麻辣味較重的菜。因而，這道水煮魚的濁氣就少了很多。蓉派川菜所謂之清淡就顯現在此處。舊時候，蓉派川菜因為更加精緻，口味更淡，又尊重傳統工藝，很長一段時間都被選作四川總督府的官家菜。即便現在，很多蓉派川菜的館子也是清雅為主。

不過要說真正的蓉派川菜，其實有兩張面孔。一面就是清淡典雅，另一面卻又要巴適。成都人所謂之巴適，是一種感覺。既指放鬆心情，又要很愉快。總

之，哪兒哪兒都很服帖的舒服就對了。王迪曾在《茶館》一書當中描述過1900-1950年代的成都。那會兒大家都窮，尤其是冬天的早上，有些人一大天不亮就起床去茶館，那裏暖烘烘和和的，可以給家裏省很多炭。

這樣說起來，至今我還沒有見過兼而有之的蓉派菜館。如今吃過的，要麼古典細緻，要麼就是大眾的館子。在成都，大眾館子有大眾館子的好處。當海底撈以服務好征服全國的時候，只有成都人對此不大感冒。一來是他們覺得吃當地的火鍋更地道，而且要說服務，掏耳朵、捏腳，成都人可以自豪地說：「這些都是我們玩剩下的了。」況且，成都館子裏的熱情還不刻意。它的精髓就在於，館子都將自己當成成都人家的延伸。儘管這些年成都的館子愈來愈工業化，但是王迪在研究了成都1950-2000年之後發現，現在成都的館子似乎又開始刻意尋求一種日常了。

最好是社區附近，進去全是熟人，一圈招呼下來，找個固定位子一坐，就是半天。蓉派川菜的清淡與這日常有關，辣也不意味着都是重口的。